

拾夢抒懷記(一)

李 潔

千歲宴中幸未入流

詩人外交家王家鴻先生民國六十七年五月發表「臺北千歲宴記」一文，首述中國歷史上三次著名耆壽宴：

第一次香山九老會——主人白樂天，列名者七人，共五百七十歲，二人未滿七十，不予列名。

第二次睢陽五老會——主人杜祁公，列名者皆八十以上。

第三次耆英會——主人文彥博，題句有「垂肩素髮皆時彥，揮塵清談盡席珍」。列名者年歲不詳。

臺北市千歲宴舉行於民國六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地點臺北市信義路聯勤外事俱樂部，主人為名詩人阮毅成，宴請在臺耆宿二十人，列名者：

- | | | | |
|-----|------|-----|------|
| 王雲五 | 九十一歲 | 顧祝同 | 八十七歲 |
| 錢大鈞 | 八十六歲 | 曾虛白 | 八十四歲 |
| 楊亮功 | 八十四歲 | 余井塘 | 八十三歲 |
| 樓桐蓀 | 八十三歲 | 成舍我 | 八十一歲 |

王家鴻 八十一歲 黃季陸 八十歲

吳三連 八十歲 蔣復璁 八十歲

陶希聖 八十歲 陳立夫 七十九歲

浦薛鳳 七十九歲 范爭波 七十九歲

程滄波 七十九歲 端木愷 七十六歲

陶百川 七十六歲 阮毅成 七十四歲

文後附記：「另在座者尚有李潔先生，只有六十七歲，未計入千歲總數之內」。從前從政的人常以「未入流」為終身憾事。循明清二朝舊官制，凡未入九品之官，謂之「未入流」。王先生把我視同「未入流」，不予列名，不僅不以為忤，且覺無限欣幸。因當時參宴諸公無不齒德俱尊，一時物望，我在諸前輩之前，本來微不足道，何況生也有涯，年齡愈小，可以自我安慰前途尚有可為。實則並不盡然，現在醫藥衛生突飛猛晉，國人平均壽命年有增加，何況各人的健康條件又並不與年齡成比例，當時列名的二十位耆宿，迄今除了王雲五、錢大鈞二位年逾九旬已歸道山外，其餘諸公無不精神矍鑠，身體健朗，尤以顧、曾、余、楊、陳諸公俱已壽逾耄耋，對國家大事繼續運籌帷幄，獻替良謨，人瑞國寶，更為難得。我很希望下次耆壽會早日舉行，屆時我若再有幸被邀參加，也勉強可以敬陪末座，不致再被目為「未入流」了。

名記者與新聞局長

一九八二年八月份出版的時代雜誌刊載當月十七日晚上，雷根總統獨自一個人在白宮書房裏，收看六點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晚間新聞電視節目，播音員丹·拉塞指出「如今雷根總統兩方面改變政策激怒了共和黨的保守派議員，起先是增稅，現在是中國問題。」一位白宮顧問回憶說，這使得雷根總統大發脾氣，他打電話給幕僚人員狄佛和貝克，表示要提抗議。他們告訴雷根：你自己打電話給拉塞。於是雷根就打了，拉塞在接聽電話後，立即在新聞中播出雷根的談話，並表示「很欽佩雷根的勇敢作風，說出他心中的話，但心平氣和」。國內一家報紙轉載這段消息所作的標題：「頭號人物，一流氣度風範」。使我想起了若干年前一位我的好友名記者在深夜打電話給新聞局長，局長便推說現在是什麼時候了，有話明天再談吧！我的朋友很機智的告以：「我的

話明天再談吧！我的朋友很機智的告以：「我的

中外 雜誌
電話是打給新聞局長的，你如果怕聽電話，趕緊辭職，我保證再也不會打電話給你的。」這二位東西方政治人物的應付新聞記者之道，係屬兩個不同模式，令人不無感想。

懷念蔣夢麟·尹仲容

政務官必須有抱負、有主張、勇於負責，原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求之今日官場，因循敷衍，積習成風。在職務範圍之內，能够盡到應盡責任的已屬鳳毛麟角，希望他們高瞻遠慮，義之所在，不惜以生命為賭注，一心貫徹其主張者，更屬少之又少。三十多年來先後逝世的蔣夢麟、尹仲容二位則是最值得懷念罕見的例外了。

蔣夢麟在任職農復會期間，全力推動農業增產，有鑒於人口增加快速，臺灣地區每年增加數十萬，相當於當年高雄市的全市人口，農業增產無論如何趕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因此大力鼓吹節育，以控制人口增加速度。激起社會上一片反對之聲，衛道之士並以違反傳統、倫理、國父遺教嚴詞聲討，本來人口政策應屬內政部主管，並非農復會直接管理業務。蔣氏熱心鼓吹之後，並公開招待記者詳細說明其主張理由，面對當時社會反對阻力甚大，誓言決心繼續提倡，雖遭殺頭亦所不惜。經蔣氏長時期之努力鼓吹，始有此後家庭計劃之順利推行，稍稍減少今日面臨之人口增加壓力。

尹仲容在民國五十年前後任臺灣銀行董事長期間，有鑒於經濟建設成功，社會日趨繁榮，市面所需貨幣流通量日益增加，政府所發行之一元

、五元、十元三種新臺幣，實不足以應市場之實際需要，因此主張增發五十元、一百元二種貨幣。但以大陸撤守前通貨膨脹，紙幣貶價，餘孽猶在。部份立法委員堅決反對，對尹氏猛力抨擊。尹氏為貫徹主張，在立法院反覆說明：「今昔情形完全不同，新臺幣準備充分，政府預算並無赤字，國民所得普遍提高，市場交易數額日益增長，發行五十元、一百元新臺幣，決不致對幣值發生影響，願以生命擔保，不會重蹈過去幣制紊亂之覆轍」，其事始獲順利推行，設無尹氏之膽識，勇於負責，五十元、一百元之新臺幣不能發行，遑論今日五百元、一千元之大鈔繼續問世，真不可想像，在市場交易時，勢非以麻袋卡車裝載，始可做成一筆買賣，是如何落後與累贅之一種景象也。

三十八年溪口之行

張壽賢先生「溪口行」一文，有「接鄭彥霖、洪爾友先生電話，奉總裁諭希望居正、朱家驊二先生到溪口一敘，我陪同前往，從上海乘江靜輪夜晚啓碇，次晨到達寧波，縣長李潔到船上迎接……」之句，勾起我三十多年前民國三十八年四月間的一段往事，實為畢生最值得紀念和無上榮寵。因當日午間我晉見總裁蔣介石，奉諭陪同居、朱、張先生等同進午餐。時值大局形勢逆轉，京滬岌岌可危，黨國大計，不便在席間商談，其後李宗仁曾提名居先生出任行政院長，以一票之差，未獲立法院同意，朱先生則出任閩錫山內閣之副院長，足見居、朱二先生在大局逆轉中之

關鍵性地位。

總裁蔣公在進餐席間特殷殷垂詢我過去求學從政經歷，我一一稟明，並報告曾任與奉化毗鄰之寧海縣長，寧海為先賢方孝孺先生故里，城內建有專祠一所，年久傾圮荒廢，我在任內發起重修，落成時呈報中樞，蒙總裁題頒匾額，地方父老引為殊榮。總裁聞悉，頻頻點頭，連說：「很好！很好！」接着又勉以時局艱困，必須配合駐軍做好應變工作，並儘可能將縣重要物資運向定海撤退。迄今時隔三十餘年，總裁之慈祥溫諭，猶時繫腦際。

被王雲五嚇了一跳

王雲五先生苦學成名，位至副揆，可稱一代大傑。晚年重掌商務印書館舊業，我代表正中書局所持商務股份，忝任該館董事之一，得以常親聲款。我被同業公推出任全國圖書出版事業協會理事長後，首即提請敦聘雲老出任名譽理事長。民國六十二年間，國內一度紙荒，協會出面，向政府呼籲並與造紙業交涉結果，獲得平價配紙一批，協會分函同業根據所訂辦法申購，該館未能悉符規定條件，因此所獲配紙不多，雲老得知頗為憤怒，立函向我嚴責，我即前往雲老寓邸解釋，雲老不待我說明，即面色沉重，鄭重表示：「商務創業八十年，向執出版界牛耳，今遭同業如此歧視，我無顏與館中同事見面，故今日未去辦公，死後亦將無顏見商務創辦先進於九泉之下。」雲老以耄耋之年，言時顫抖不已，設有意外，我將闔下大禍，驚駭幾至淚下，連聲告罪，尤為

設法補救。辭出後立即邀集同業商議，承同業先進對我諒解，均紛紛自動相讓，使商務獲得滿意之數額，雲老聞悉大為欣喜，向我舊長官亦商務董事之阮毅成先生讀稱：「李滌夫很能幹，也很忠厚，被我一嚇，急得眼淚都快掉下來，一天之內，便把問題圓滿解決，我要請客。」不數日，雲老果踐請客諾言。

我與陳儀一面之緣

我在浙江省三任縣長及第二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歷事黃紹竑、沈鴻烈、陳儀、周蔭、石覺五位主席，陳儀任期不到一年，我僅見過一次。事緣抗戰勝利，中央通令豁免田賦，嚴催舊欠，黃岩縣長某奉行甚力，並專向大戶催繳，甚至將某中央要員仍住原籍之夫人扣押逼繳。一時京中黃岩同鄉大譁，紛紛對民政廳長杜偉施加壓力，非將該縣長撤換不可。杜廳長屢向陳儀進言，可將我自瑞安調長黃岩，陳儀未置可否，杜誤以為已默許即為我約定晉見主席，陳延見後略詢我過去經歷，即諄諄告以爲官必須有爲有守，無慮得罪巨室，別無他語。我辭出時，杜廳長已在外焦急等候，問我調任之事如何？我據實以告，杜極快快。稍後陳儀即以通匪撤職聞，一生固執剛愎，晚節不保，終受國法制裁。

征稅催稅兩種感受

抗戰後期，我在浙江任寧海縣長，地方財政向以田賦分成爲大宗收入。抗戰勝利，政府施行仁政，通令豁免田賦。地方財政無法另籌來源，

拮据萬分，幾至陷入癱瘓，上級指示嚴催舊欠田賦，以資挹注。無如舊欠之戶，大多貧窮小農，平日已屬三餐不繼。某次我親自下鄉督征，區長裘君（中國大陸問題專家裘孔淵兄之尊翁）執行甚爲認真，曾向我陳述：「已盡最大努力，向若干農戶罄其米缸所有，搜索殆盡，仍不能達到上級要求。古時以『悉索敝賦』爲苛政，今中央不察下情，抗戰雖已勝利，中共作亂日熾，財政爲庶政之母，豈可輕易豁免田賦，又再令嚴追舊賦，擾及細民。」言時不禁淚下，我聞之心酸，立囑全力向大戶催收，不得再向貧農催索。返觀今日一般薪水階級，無論公務員或公司職員，一般生活均甚清苦，綜合所得稅分文不能少繳。近見報攤某雜誌，赫然有「財政部吃定薪水階級」之大標題，我未讀內容，大概即指此情況而言。另一方面巨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及遺產贈與稅則逃漏甚多，不平孰甚？

藏酒被偷反被奚落

社會結構逐漸變遷，一般人對財富觀念也和以前不同，社會上奢靡之風和守財奴型人物也隨着大爲減少，代之而起的是「物盡其用」和「不去花用或投資有利於國家社會生產的財富，僅是代爲保管，而不是屬於你的」觀念。曾憶十餘年前洋酒甚爲名貴，我曾擁有數瓶，特爲購買酒櫃陳列，因爲自己滴酒不沾，日積月累，漸漸增至一、二十瓶，某晚突遭小偷光顧，一瓶不留，痛惜之餘，即到達正中書局辦公室時將此不幸消息告訴我的副手田定庵先生，定老學養俱深而豪

於飲，聆悉之餘，連說：「偷得好！偷得好！自己不會喝，又捨不得送人，偷去可以物盡其用了。」我初聽甚爲掃興，熟思之後，頗有所悟。此後我對財物的觀念也漸漸改變。自喪偶後，子女又出國遠走，目前孤獨生活，若非看破名利，自得其樂，又豈能一日安居耶？

社會變遷人生如戲

民國四十八年，我奉徵調主持中央電影公司，數月後中央某負責人詢我工作環境與前有無不同？我答以現所接觸的人大多善於演戲，喜怒均出於一種手段，而非本意，隨時吵吵鬧鬧，均可不必重視，頃刻之間又可握手言歡。再視二十多年後之今日，社會結構與前迥然不同，人際關係隨着變化，更由於電視事業之崛起，連續劇深入家庭，一般人終年耳聞目染，演戲天才已不爲演藝人員所專有，即幼稚園學生亦不例外。某次，我遇見一友之小孫女，詢其昨爲星期例假，爸爸媽媽帶你去甚麼地方玩？小女孩不加思索，先歎氣一聲，然後慢聲告訴我：「不說也罷，整天悶在家裏，什麼地方也沒有去過。」故作臺詞之佳，真是後生可畏。無怪今日一般人際關係已遠不如以前認真，大家都會演戲了。今日一見如故，明日反目成仇，轉瞬又言歸於好，也都見怪不怪了。

退休心情須自寬解

「人老珠黃不值錢」，向爲過去一般對女性年華老大，特別是對青樓女子的形容詞，今天拿

這句話來形容即屆退休的公務員更是再恰當也沒有了。公務員一生為公家服務，大都並無積蓄，今後仰賴退休金生活，無不有前途茫茫之感。以是在退休前夕，情緒都顯得不很穩定。過去我在主持事業機構時，對於同事之在退休前夕，發發牢騷，鬧鬧情緒，無不小心撫慰，倍加關切。數年前我有一天和一位過去財經界顯赫一時的長者談起：「人老珠黃不值錢」，他立即反應：「滌夫，你野心不小，老了，還想值多少錢嗎？」自此以後，我也一天一天接近退休之年，也因他一言啓發，深感黨國過去對我不薄，愧疚之不遑，又豈可再有什麼奢求呢？

吃得太好原來非福

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前夕，我正任浙江寧海縣長，時值美軍大舉轟炸日本。一日據報，有美軍飛行員在途中失事墜海，為縣境漁民救起，我急速轉知護送縣城，當日由我招待午餐，廚房為我準備了魚肉鷄鴨，一應俱全，那飛行員年僅約二十一、二歲，從未出過國門，初次接觸到東方人的盛情款待，對我準備的茶餚豐盛，連說：「Wonderful! Wonderful!」接着却搖頭歎息的說：「Too rich! Too rich!」我即向他解釋中國人平日生活，都很節省，待客則必須豐盛，以示誠意。我內心却很同意這位美國青年軍人的看法。又記得民國四十八年臺灣八七水災發生，中部各縣災情慘重，陳副總統兼行政院長率同有關首長親往勘察，我時任新聞局第一處長陪同記者十餘人隨往採訪，每至一地，陳副總統均召集地方首

長及各界舉行座談，勉以必須做好救災善後工作，並諄諄告誡大家必須厲行節約，先從飲食開始。並以幽默之口吻說：「近來常到殯儀館弔唁黨國先進之喪，每詢病情，大多心臟病、腦中風不治，都是驟因平日營養太好，吃得肥胖。」猶憶當時坐在兩旁的正是二位肥胖型的經濟部楊部長和國防部梁副部長，聞後表情頗為尷尬，祇好報以苦笑。陳副總統於返回臺北後，立採各項緊急

救災措施，定期禁屠為要點之一。近來還有一種痛風病，患者不少，我就是受害者之一，完全由於平日吃得太好引起。俗說：「吃是口福」，吃得太多和不小心便要「病從口入」，人到中年即須特別注意飲食，現在常見許多長者邊醫之囑：甜的不吃，鹹的不吃，酸辣不吃，澱粉質不吃，脂肪不吃，甚至水果也要少吃，想起當年飲食不加節制，晚年自嘗苦果，真是悔之晚矣！

中外文史叢書 壯遊八十年

現已出版 歡迎購閱

陳廣沅教授著

定價平裝380元

精裝450元

本書為旅美學人前國立東南大學中央大學教授陳廣沅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唐山、上海交大生活。留學美國準備一年。二年讀書二年做工之留美生活。回國後大學教學生活。服務津浦路浙贛路滇緬路回憶。赴美爭取鐵路器材。聯總救濟工作。行政院救總工作。回憶民航空運隊。避難香江十年。晚年在美教書奇聞。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全書陸佰叁拾頁。二十五開本平裝訂價新台幣叁佰捌拾元。精裝本台幣肆佰伍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